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審禾苗

自古奪閨領袖，皆由父母刻成。姑息大過禍必臨，徒怨紅顏薄命。山西高平縣有一廖彰德，妻胡氏，子永貴，家富無規；四旬生一女，名桂英，容貌秀美。彰德夫婦極其愛惜，從小慣習，任其穿紅著綠，看戲觀燈，與他修一繡樓，極其高大，四面皆窗，一面臨路，以便閒時觀玩。

一日，鄉中有人祈福，桂英去看，途遇屠夫，見掛英美貌，目不轉睛，胡氏反說女兒美貌動人，洋洋得意。次日，屠夫假言到他家買豬，走至樓邊正逢桂英臨窗繡花，因觀燈熬夜在打瞌睡，只看見半面。桂英心煩體悶，遂將小旦所唱之歌唱來解散，唱道：「奴的情郎哥，你聽著，奴家有話對你說。自從那日相逢過，朝夕思想在心窩。」又記不全，又打瞌睡，將這幾句話唱了又唱。屠夫只說有意於他，喜得手舞足蹈。那知事又湊巧，正逢桂英咬斷線頭唾向窗外，落在屠夫臉上。屠夫嘗了又嘗，想爬上去，樓高無路。忽聽狗咬，忙轉身向前，見長年出來，屠問：「廖大爺有豬賣，特來看下。」長年曰：「他豬不賣，要留來嫁女。」屠問：「他女嫁與誰人？」長年答：「嫁與王正邦做媳婦，八月十六的期。」屠夫聽了，如水潑面，好生莫趣而去。

再說王正邦放印子賬起家，後來大利盤剝，買得有百多畝田，片善不修，子嗣乾貴，求神許願，四旬方生一子，取名茂生。因愛惜過甚，穿的要綢緞，吃的要雞魚，正邦一一順從去辦。又好食鵝掌，家中養鵝數十，由他殺吃造罪，因此瘦弱多病。十六歲被人引誘嫖賭嚼淫，無所不為。父母憂氣，因想把媳接回絆住他足，於是請媒送期，迎賓治酒。這廖彰德按期備辦嫁奩，請外甥何良易與子永貴送親。

這何良易生得俊秀風流，言語諧謔，愛談閨閫，十八歲已列前茅，十分得意。今聽舅爺請他送親，把衣帽袍靴辦得蘇蘇氣氣。及新人進門，人人都誇獎道：

穿帶時興款，容顏美且都。

行俏風前柳，步痕三寸餘。

是夜，把上賓安睡橫屋下房，上房即是新人。何良易聽得諸親送新鬧房，說說笑笑，好不心熱，想去打個和聲，奈是上賓身分，遂與永貴解衣就寢。更深寂靜，起來小解，吃袋水菸，忽聽新房大聲連喊「有賊殺人！」良易問：「在那裡？」答：「在新房！」良易急忙去看，進步太快，撞著抽屜，上放燈盞，油滿一淌即息，轉身絆物，一溜跌地，起得身來，王正邦與賓客俱至，問「殺何人？」桂英答：「殺了你兒！」正邦提燈一看，手足尚在抽搐，口不能言。問：「賊在何處？」答：「已出去！」四尋無跡，轉身見何良易滿身是血，拉著罵曰：「你做的好事！為甚把我兒殺死？」良易曰：「我聽喊往救，行快撞息燈光，絆物跌地，被血污衣，親翁不要亂說！」桂英曰：「賊從床下出來，你兒捉住，賊抽刀反手把他殺死，表兄來時賊已出門，公公不要冤屈好人。」正邦曰：「我知你兩人做的事！早在娘家通姦，設計殺死我兒，好做長久夫妻，你還替他辯嗎？」良易曰：「親翁何故亂言壞人名節？」正邦曰：「此時不與你說！」即叫僱工將二人捆綁，急得桂英眼淚雙流。正是：

渾身有口難分辯，遍體生牙說不明。

次日，押起二人進縣，喊冤遞呈。官坐堂審問，王正邦說同謀殺夫；桂英說賊出床下，夫捉被殺；何良易說聞聲往救，跌地血污。官將二人鎖押，即來勘驗。到了王家，從新房至外四處一看，並無盜口，新郎係窩下一刀廢命。問王正邦曰：「你進房時死了未曾？」答：「尚有（一）線氣。」官曰：「諒必賊殺了人逃雜客中，黑夜莫辨，你須慢慢查訪。」正邦曰：「若賊逃走，定有形跡，民間聲即往，橫房正門未開，只何良易一人在房，週身是血，怎不是他？」官點頭。回衙先提良易上堂，問曰：「你既是讀書人，為甚不知法律，把新郎殺死？今見本縣，還不從直訴來？」何良易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在上容告稟，聽學生從頭說分明。

自幼兒寒窗讀孔聖，知禮法從未壞品行。

廖舅爺前日將我請，要我送表妹過王門。

我再三推辭不應允，他總說少人去送親。

到王家安我下房寢，上房中賓客鬧沉沉。

有的要新娘斟酒飲，有的要划拳把令行。

直鬧到三更方寂靜，忽聽得在喊賊殺人。

我恐怕賊子遠逃遁，放菸袋急往新房奔。

走快了撞得抽屜震，油裝滿一淌息了燈。

黑暗中絆屍將我滾，污得我一身血淋淋。

王親翁出言多不遜，誣告我同謀殺夫君。

大老爺清廉如明鏡，施宏恩釋我轉家庭。

「膽大狗奴！你未殺人，血從何來？還要強辯！左右與爺重責四十，看你招不招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我並未謀殺人性命，不問清然何就動刑？

況學生讀書望上進，焉能夠傷命犯邪淫？

「狗奴！又非同姓，何故送親？況俱年幼，姦情顯然，強辯做甚？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這一陣痛得實難忍，夾得我屎尿一齊傾。

連催刑時死又時醒，好似那滾油在煎心。

想招供又把聲名損，不招供難受這非刑。

讀書人品行當要緊，生或死於我如浮雲。

不怕你王法如爐狠，其奈我銅頭鐵背身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要招供學生有一論，除非是紅日往西升！

官見何良易不招，大怒，命左右趕緊催刑，良易抵死不招。官命帶下，又將廖桂英喚上堂來，罵曰：「你這賤人！為甚與何良易通姦，同謀殺夫？今見本縣還不招嗎？」桂英叩頭哭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容奴告稟，小女子遭冤屈實在傷情。

花燭夜奴的夫上床方寢，床底下忽然間鑽出一人。

奴此時只駭得三魂不定，夫一見跳下床就把賊擒。

賊反手將奴夫一刀廢命，奴急喊賊慌忙逃出房門。

「膽大淫婦！你夫分明是何良易殺的，還要強辯做啥？好好招了，免受苦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何良易在下房與兄同寢，焉能夠進新房持刀殺人？

況且有眾親戚同床睡定，難道他會法術能夠分身？

「哼！膽大淫婦！還要替人辯白，實在可惡！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牙關血噴，說姦情就打死也不認承！

無憑據把命案糊塗亂問，平台地誣卻我一個臭名。

「膽大淫婦！你自己做的事，還說本縣誣你，實在可惡！左右拿拶子來拶起！」

這一陣受拶刑如要過命，拶得我十指頭碎骨斷筋。

倒不如招了供死也快信，好去到閻王殿告訴冤情。

尊一聲大老爺把刑鬆陣，奴情願招命案通姦犯淫。

早商量來送親把夫命盡，我二人好配合百年長春。

官見桂英招了，命把何良易帶上，良易見桂英已招，辯也無益，亦招同謀殺斃。官命二人畫押，分丟監卡。

卻說水貴回家告知父母，彰德夫婦哭得死去活來，即命人到何家說信，辦銀進縣看女；聞已招供丟監，忙到監門對禁子說明，進去見桂英身帶刑具，形容憔悴，喊道一聲「兒呀」即昏死在地。桂英聲聲叫喊，半晌醒轉，哭得氣噎聲嘶。禁子上前勸曰：「廖大爺，你既愛女，何不早把監和，鬆了刑具，免得受苦。」廖老與女犯說明數目，把錢付好，又拿些錢與桂英使用，方才出監。來至卡門，見何老夫婦亦來，各訴冤苦，求禁子開門進卡。見何良易鐵繩鎖項，鎖足肘手，拴在廁邊，何老夫婦哭曰：「呀，兒呀！你如何就是這樣了？」良易曰：「爹媽不知，因兒無錢和卡，受盡私刑，把兒弄得不死不活，度日如年，實在難過！」何、廖四老見此情景心如刀絞，有的哭兒，有的哭外甥，幾人哭成一團。良易再三把父母、舅爺勸解，方才收淚。廖彰德拿錢與良易把卡和了，又在城內請一老媽與二人送飯，回家哭泣，無計可救。

卻說縣官清了二人口供，竟以「因奸謀殺」詳文進省。上司見文，心想：「既有奸情，何得在花燭時謀殺？況止憑血衣又無凶刀。」心中疑惑，把文批駁。

再說縣官雖是科甲出身，極其任性，又不聽師爺的話，見上司把文批駁，說無凶刀，復提何良易問曰：「你這狗奴！當夜殺了王茂生，將凶刀放在何處？好好獻出，免受苦刑。」何良易曰：「忙迫之間，不知失落何所。」官大怒，命左右夾起。良易無法，只得推在桂英身上，說：「交與表妹去了。」官又把桂英提出追問凶刀。桂英曰：「賊殺人逃走，那見凶刀？」官罵曰：「你這淫婦！還要反供嗎？」即命掌嘴四十。桂英冤氣塞胸，號陶大哭。官見不說，又喊動刑。桂英忽想一計，因曰：「凶刀當夜藏在箱內，帶進縣來，在路登廁，將刀丟在路旁，不知何人撿去。」官罵道：「胡說！」又掌嘴二十。桂英抵死都說丟了，官無奈仍命監禁。五日又比，桂英痛苦難當。他父聽得進監來看，見桂英目腫面黑，形容枯槁，說道：「兒呀，你然何這般模樣了？」桂英見問，氣得半晌說不出話，哭曰：「痛心的爹爹，你怎知兒的苦楚？聽你兒說來！」正是：聞者傷心，見者流淚。

見爹爹不由我柔腸寸斷，止不住傷心淚濕透衣衫。

不知兒在前生作何罪犯，花燭夜賊殺夫把兒牽連。

又冤誣何表兄捆綁送縣，說與兒通姦情謀殺夫男。

堂上官不容我二人分辨，不招供拶十指痛徹心肝。

兒無奈認同謀想把刑免，只說是早些死不受摧殘。

又誰知無凶刀不能定案，為此事逼得兒死去又還。

頭一次打四十嘴皮掌爛，打得兒牙齒落血似湧泉。

過五日又追比要把刀獻，傷未愈又受傷飲食難沾。

到監來臭蟲多蝨子成串，將週身咬爛了變成瘡疳。

每一夜到五更不能合眼，白日裡想苦情珠淚不乾。

呀，爹爹呀！

有一言未出口痛裂肝膽，須念兒命運苦無辜遭冤。

倘若是丁封到剝皮問斬，望爹爹收兒屍莫等狗銜。

逢年節在門前潑碗水飯，又與兒多焚化幾張紙錢。

恕你兒養育恩未報半點，從今後不能夠送老歸山。

父女情自今朝一刀割斷，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團圓！

二人大哭一場，方才回家。桂英在監門心自想：「我愛繡字跡，又好打扮妖嬈，觀燈看戲。惹得浪子悅目，故出此冤禍，是我自作自受，怪得誰人？只是連累丈夫吃刀，表兄受屈，我廖桂英真乃惡孽滔天！」悔恨不已。

不覺秋去冬來，縣官因逆上意，又兼上控極多，因此調回，另補實授。此新官姓白，名良玉，係四川梓潼縣人，清廉有才，是兩榜進士出身，於康熙七年冬月領憑上任。離高平縣不遠，天落大雪。行至一處，大班歇氣，良玉出轎觀望。但見普天似玉，遍地皆銀，寒光照耀，世界通明，心中快活。忽見坡上新墳寸草未生，片雪全無，墳尖獨生一蓬禾苗，青蔥可愛，結實將有半熟。因思：「禾乃夏長秋成，畏寒之物，今方三九，萬物枯頹，此禾獨秀，豈非怪事？」正歎息間，高平房班來接，遞本叩見。良玉問是誰家的墳，房班曰：「此地名王家溝，不知墳是誰人恭的。」時有牧老上前稟曰：「此墳是王正邦的兒王茂生，娶妻廖桂英，因花燭之夜被人殺死，故葬於此。當日正邦說媳與送親人通姦謀殺的，把二人捆綁送官，如今尚在監下。」良玉問：「招案未曾？」牧老曰：「先前不招，男來女拶方才招認。」良玉即傳保甲來問，眾口一詞。良玉曰：「此案定有冤枉，爾等命人看守此禾，莫被牛羊踐食。」即到縣中上任。領了移交。即將何良易之卷調看，拍案叫曰：「此生冤也！豈有通姦謀夫而送親殺人者乎？」又提二人來訊，良易稱冤，掛英因訴賊出床下殺夫情由。

官點頭，仍命監禁，即叫房班設廠：「本縣親去勘審禾苗。」次日，來到墳前把禾細看，命人挖出，又叫挖者細心，勿得損壞禾根。這禾好不作怪，有一大根從棺生出，開棺一看，才是屍口生出的。官想：「此必寓著冤情，或兇手姓名。細詳生禾之義，或禾生口，或口生禾，皆不像名字。」又想：「口中生禾，必含其谷，然後才生，意者其『韓谷生，乎？』即命掩土回衙，捉拿韓谷生，期限半月。

差領票四處訪問。一日，來到坨子店，見有人在公廟宣講，二差去聽，講的是文帝《過欒文》，又講個犯淫的報應。忽一人大聲說曰：「你不是打糊亂說，妖言惑眾？我犯了一生的淫，嫖不得的要嫖，奸不到的要奸，又未見報應！」講生道：「你這人才怪！此是菩薩說來勸人的，你信得就聽，信不得許你莫聽，未必菩薩都說誑嗎？」眾人道：「那有這宗怪人！聖諭是皇上諭文，講來勸人挽回世道的，你再毀謗，我們就不依你！」其人忿恨而去。二差聽畢，回店辦菜，對門有一案桌，屠夫就是毀淪之人。差拿錢叫割半斤，屠割一塊遞差。差曰：「你也稱下，看夠不夠稱？」屠怒目曰：「老子韓谷生，割肉不消稱，高乎縣遠近，誰個不知名！」差聽名字又驚又喜，暗取鐵繩鎖起，拉回店內。眾問何事，差人取票眾看。有聽聖諭的說曰：「他先尚說犯淫無報，豈知未上一時即遭報應，被差將獲，可見於今天矣！淫孽是造不得的。」

次日，差拉回縣，官坐問曰：「韓谷生，你為甚把王茂生殺死？今見本縣還不實訴嗎？」韓谷生曰：「小人開設屠行，從未為非作歹，況這王茂生小人認都認不得，怎能殺他？」官曰：「你把王茂生殺死，還要強辯嗎？」谷生曰：「小人品正行端，大老爺何得平空白地冤屈好人？」差稟曰：「此人未被捉時，尚誇他一生犯淫，無有報應；如今說的盡是強辯！」官曰：「不動大刑，你是不招的！」叫左右把夾棍、抬盒、拶子一齊拿來。谷生駭得膽戰心寒，忽覺耳邊有人喊他：「快招！」自知冤鬼隨身，定難倖

免，只得把殺人來由，從直實訴道：
哀求大爺將刑免，細聽小人說詳端。
小人居住坵子店，名叫谷生本姓韓。
開設屠行自掌案，那日賣豬下鄉間。
見一女子真體面，去到人家把燈觀。
次日我到廖家看，正在樓上繡花瓣。
口唱情歌把我喊，口水吐在我嘴邊。
心想上樓說姻眷，怎奈樓高線難牽。
問人說道期不遠，八月十六出閣天。
我到王家把廚辦，混入床下候機緣。
只等賓客齊飲宴，好與新人去通姦。
誰知賓客不斷線，出進把我碼頭攔。
鬧至三更人盡散，新郎脫衣上床眠。
我想此事實丟臉，肉未吃得巴身鹽。
再遲一刻定難看，我立床下來站班。
想來想去龜火濺，拉著新人胳膊玩。
新郎床上來看見，拉著我就幾腳尖。
左扭右搖難解散，一刀殺他人黃泉。
新人駭得大聲喊，出房就往黑處鑽。
正邦開門進房看，抽身走往廚內眠。
次日收拾回家轉，只想神仙都不諳。
誰知太爺明如鑒，捉拿小人問根源。
抬盒拶子擺幾件，令我一見心膽寒。
只得從實招了案，還望大爺要恩寬。

招畢，鎖押丟卡。將桂英、何良易提出，又把王正邦、廖彰德喚來，官謂桂英曰：「此案皆由爾愛觀燈戲，聽些邪言唱來散悶，遂致浪子蕩意傾心，惹出這場大禍。幸喜爾出於無心，方遇本縣與爾昭雪。」又謂王正邦曰：「觀此女年輕貌美，難以守節，不如任他改嫁。」王正邦曰：「撫養老民，六旬喪子，香煙斷絕，身靠何人？我兒雖不是他殺，卻為他起禍，要他守節，替兒奉養二老，以慰遲暮。」官曰：「常言『無樹不棲鳥』，你既無後，他又靠誰？」正邦曰：「老民意欲撫子。」官曰：「既欲撫子，想你冤屈何良易，受了無限苦楚，何不以德報德，將他撫抱與爾媳配合，豈不二者兼善？」正邦曰：「好倒卻好，不知良易肯允麼？」官問良易曰：「爾幾弟兄？曾娶妻否？」良易曰：「生弟兄五人，娶已二載，今春忽死，尚未續娶。」官笑曰：「此事原非偶然，若有所使之者。今聽本縣之判，爾可抱與正邦為子，與桂英配合，結此良緣。」良易曰：「生尚有父母，豈可捨生身而事他人？況正邦曾誣告生，乃是仇人，豈可以他為父？」官曰：「爾意左矣！爾道此禍，原是爾與桂英姻緣錯，桂英不道冤不能為爾之妻，爾不受屈不能作彼之夫。況正邦告爾原屬可疑，且不惟正邦生疑，即前官亦疑爾，又何得錯怪？本縣判爾抱去，正是上合天心，下合人意，使爾無妻而有妻，桂英無夫而有夫，正邦無子而有子，那些不美？」良易曰：「生固遵判，但有父母，不能自主。」官曰：「本縣自有處置。」即將二人開釋，命在店中調養，「本縣擇就良辰，當堂完配。」又命差喚何老夫婦上堂說明，何老亦喜。

到良辰，官坐大堂，喚兩家父母上堂，命何良易先拜正邦為父，賞賜花紅。二人先拜天地，次拜縣官，並拜岳父母、生身父母。拜畢，叫大班抬他的官轎，送二人回家合卺。一路火炮鼓樂相隨，人人爭看，個個誇稱，都說才子佳人配合得宜，而頌白公之才能焉。從此夫婦和諧，各改前愆，對神盟誓，願終身作善，端品勸人。桂英又勸良易發憤讀書，次年入泮。官把此案判明，申文上司，回文轉來，把韓谷生斬首。